

难忘的大年初一



口马保瓜

1967年，老村子陆续搬迁，我家的旧房子已拆得没了踪影，新房子还没有建成，一家人就临时借住在隔壁邻居文山大叔家一间半靠西的屋子里。

年前一个寒冷的冬日，傍晚时分，母亲吩咐我和三姐出去找一只跑丢的老母鸡……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母鸡还是没找着。

我俩就从后巷子里往家返，走着走着三姐对我说，咱俩轮流背着回家吧，我十分高兴地答应了。先是三姐背着我稳稳地走了几米远，然后把我放下。轮到我背她时，我弯着腰背过两只冻裂的手托着她穿着厚棉裤的两条大腿，感觉有些力不可支，踉跄了几步，实在撑不住了，就一下子摔倒在了地上。

小时候三姐能吃饭，长得可爱，而我体弱多病，身体底子差，显然让我背着大我两岁、个子又高又结实的她，实在有些吃力。当时我十岁半，三姐十二岁，摔倒时，她重重地压在我身上，我的左脚腕一下子感觉麻木沉重，有一种说不出的疼痛。三姐急忙从我身上爬起，我吃力地撑起身子坐在地上，抱着左脚哇哇大哭！三姐也吓坏了，俯下身子一边拉我起来，一边哄着我说：“你别哭了，到家后不要告诉咱妈。”她还以为

我只是摔倒了才哭呢。我左脚疼得实在站不起来，坐在冰冷的土地上哭着说：“我脚都不会走了，我不说咱妈也会知道的。”后来想不起怎么到家的，反正一贯严厉的母亲并没有太责怪三姐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二哥把我扶到自行车的后座上，冒着凛冽的寒风，去找会正骨的表姐。表姐揉揉捏捏我的左脚后说：“还好，没伤着骨头，肌肉软组织撕裂挫伤。”她用棉粗布条把我的脚腕缠绕固定住，又给我拿了几包自制的专治跌打损伤的祖传粉状药，让我回去喝药静养。

眼看快要过年了，我的左脚肿胀得根本不能下地走动。那时候生活艰苦，平时娱乐活动都少，小孩们盼过年的心情，到现在我都无法用语言准确表述。

眼看到除夕了，我坐在土炕上，看着全家人不亦乐乎地忙前忙后，虽然不能帮忙干活，但家里上上下下忙碌喜庆的年味，足以让我陶醉而忘乎所以。

大年初一黎明时分，天刚蒙蒙亮，邻里的孩子们早早吃过饺子，心花怒放地穿上新衣服，急切地跑出去和同伴玩了。家里除了我，只剩下父母，我走不出去，沮丧地坐在家里的土炕上，眼巴巴地透过窗户上小块玻璃望着窗外的院落，脑海里浮现着往年初一和小伙伴们在一起，喜形于色感

受浓浓大年气息的一幕幕……再环顾静静的屋子，一种深深的失落感在心底弥漫。我幻想着能插上翅膀飞出去和小伙伴们尽情地玩！

忽然，随着“吱”的开门声，二哥揭开门帘走了进来。他一进隔墙门，就对着我说：“来，我背你出去看看外面。”还没等我回过神来，他就伸出右手，一把把我拉到炕沿上，然后背着我就往外走。他背着我走到院子里，先让我上了厕所，然后从厕所门口再把我背到巷口，最后把我放在临街的门墩上坐下。二哥没走开，他一直守护在我身边，让我亲身感受、亲眼目睹大年初一大街上过年的景象。来来往往的男女老少，个个兴高采烈，整个村子都沉浸在欢乐祥和的气氛中。

初一的天气依然寒冷，因为我只能坐着，脚不能动弹，二哥怕我脚冷，他时不时搓搓两只手蹲下来，把我的左脚用他的双手捂一捂、暖一暖……

那年初一，我感受到来自兄长的呵护和温暖，给我留下了永远值得回味的记忆和感动……

半个多世纪过去了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许多陈年往事早已被无情的岁月所淹没。但那年的大年初一，二哥背我的那一幕，却始终印在我心灵深处的记忆里。每每想起都会热泪盈眶！



▲河东酒家在二楼设雅座，顾客边吃饭边观看街景，当时成为运城餐饮界的一大热门话题。

□樊晋英 供图



追忆

六十年前写对联

□安新明

2025年春节快要到了，看到大街上卖对联的摊位，勾起了我20世纪60年代写对联的回忆。

我原来租住在稷山南街一户农民家的房子，房东叫贺因富。一天早上，我还睡在被窝里，就听到外面井上有人担水。贺先生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，上午的阳光洒在土院，天气还有点小暖和，我问贺伯：“今天早早干嘛？”贺伯说：“请先生写对子。”

头天下午，贺伯就约了有文化、毛笔字写得好的老先生，定下晌午来屋里写对联，也早早拟了几副对联。接着，贺伯搬了个四方小桌摆在院子中间，开始量尺寸裁红纸了。等老先生来了，寒暄了一阵，就开始写对联了。老先生把拟好的对联，反复修改，觉得韵律合适了，才不紧不慢地开始写。老先生先后写了三四副对联，还写了如米面如山、瓮底生泉、参天大树、幸福美满等小条幅。快到中午饭时，贺伯又摆了四个小碟子，用锡酒壶烫了一壶酒，非让写对联的老先生喝两盅才行。吃完饭，写对联的老先生拿着自己带的几杆毛笔，佝偻着身子，哼着小调，摇摇晃晃地走了。

这就是六十年前写春节对联的小故事。那个年代，人们把书写对联当成一件大事来办，也有人到集市上找人写。那些乡村文化人，早早在县城集市上摆上专写对联的摊子。顾客可以说写什么，摊主那儿也有对子底。顾客先选好对联，有的还要修改得适合自家的情况才满意。

那一副副春联，是先辈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、对家族传承的重视、对家国情怀的坚守……

泥坡老汉

了东西和找的钱，就完事啦。临出门，父亲会交待，到了供销社见了售货员要叫人（称呼叔、伯等）。父亲确认我不乱花钱，东西也不会拿错后，再买东西就不写条子了。他先交待，再让我叙述一遍，算一下需要多少钱，就给我多少钱。找的钱里，我可以花几分钱，或者用于买本子、铅笔、橡皮，买块水果糖也可以。父亲的信任、鼓励加奖励，让我特别喜欢去供销社跑腿。拿着东西回来给父亲报账，总是个高光时刻，父亲坐在桌边的椅子上，我站在桌前，逐项“报告”买东西的明细，当然也包括找了多少钱，我花了几分钱买了啥。

替父亲跑腿，锻炼了我的算术、表达能力。父母对孩子的教育，真是润物无声，无处不在又不留痕迹。花甲之年，想起承欢父母膝下的往事，思绪仍像开了闸的水。是啊，儿女长多大，也大不过父母的期待。

村小，也“漂”不起个供销社。买个针头线脑，打个酱油、醋啥的，都要出村去。大人晴天下地干活，雨天干家务活，出村去供销社买东西耽误工夫，跑腿的活，孩子们干。我就常替家里跑腿，特别愿意替父亲跑腿。父亲先是写个纸条，列清楚买啥，到了供销社，我把纸条、钱给售货员，再拿

售作坊生产的产品。不知道老汉姓名，村里人都叫他泥坡老汉。老汉身体壮实，个头不高，嗓门很大，赶牲畜口车，满满一车作坊生产的产品。牲口系有铃铛，车走铃铛响。不等老汉人进村，叫卖吆喝声、车声、铃铛声已在村里回响。

村子顺着老汉来的方向，有条土路，邻近村口有个比较陡的小坡，叫西南坡。车走在西南坡上，老汉就喊将起来，“换醋来、换酱油、换粉条、换粉面”，吆喝声落下，车已拐过弯，进了村，到了巷口。宁静的小村被老汉这一声吆喝惊动，大人孩子不大会儿工夫，就围在老汉车边上了。老汉麻溜地摆弄着手里的酱油瓶子、醋罐子、车上的大小木桶盖子。老汉嗓门亮，人开朗爱热闹，大人小孩都搭得上话。老汉一来，欢声笑语不断。老汉时间点卡的好，总是饭时到，大概是，早了大人都下地了，车上的东西不下货吧。

早饭时，乡下的雾霭、炊烟缭绕，赶牲畜的吆喝声，烧火的风匣声，鸡鸣犬吠，人声鼎沸，一派田园生机。

儿时的记忆，声声入心慰乡愁。